

## 引 言

历来对《伤寒论》的看法，有的就说这个书是圣贤留下的，张仲景也算医圣了嘛，这是一种看法，就是所谓的古典经文；又有一种看法，说这个书叫《伤寒论》，那么主要就是论治伤寒了，不能治杂病。像李东垣说《伤寒论》是不能治内伤的，说张仲景长于治外感，不长于治内伤；还有的说《伤寒论》所载的方剂都是古方，古方不能治今病，上次咱们那儿还有人提这个问题。这些说法统统是错的。我们解答这个问题，就得对这个书是怎么来的（进行分析），我们才能有一个正确的看待方法，那么这就不能不谈中医的发展问题了。

中医的发生、发展是比较久远的。这个书成书于张仲景那个时候，距现在快两千年了，一千六七百年过去了。这个书有这么完整的体系，可见中医的发展还要早得多。由于那么早，所以中医辨证施治这套东西不是在某一个基础理论上演绎出来的，它绝不像今天西医那样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时的时代，大概都可以想象出来，限于科学水平，而且又没有什么好的器具，想要对病变的本质有个明确的认识是不可能的。那么只能在人体的反应上，就是咱们现在说的证候，在这上面想办法治病，中医的开始是这么来的。你们想一想这是很不容易的。经过的时间是相当长久，经过多少个人体，很长一段时间，逐渐地观察，逐渐地实践，他（古人）也在疾病上看出了一些规律，这个规律就是“一般的规律”。

那么什么是“一般的规律”呢？咱们这个书就要讲了，六经就是啊，它是六个类型；（还有）八纲，这都是一般的规律，就是疾病基本是不同的，它都有一般的反应。那么古人经过很长的时间，他得出很多的结论，首先得出的是疾病发展一般规律的结论，那么在这种一般规律的基础上他想治病的方法。当然那个时候也是试验，先从单方来逐渐地试验来试验去，得出了一种很可靠的结论。

记载这些结论的书，较早的就是《汤液经》。《汤液经》这个书出得尽管晚，但是发展却是最早的。这本书全名叫《伊尹汤液经》，说这个书是伊尹作的，伊尹是商代宰相，这个也是不可能的。当时作书的人也不知道中医是谁搞出来的，但那时候结论是很清楚了，只能说是圣人。就像《本草》弄到神农身

上了。咱们讲《内经》，说是岐伯和黄帝，都不外乎是皇上宰相这一帮人。他们是天，生而知之嘛！这是错误的，这就是歪曲历史。实质作书人也不是反动，可是他的确也不知道。不是一个人啊。所以中医的发展，不是一个时代，更不要说（是）某一个人（的成就）。无论是伊尹，或者张仲景，都不可能一个人完成这么个东西。它（中医）是从经验来的，所以中医学简单地说就是经验医学，就是从与疾病斗争中搞出来的一套东西。

张仲景这个书是从《汤液经》上来的。这在《甲乙经》中就有（记载），他（《甲乙经》作者皇甫谧）说：“仲景论广《汤液》，为数十卷，用之多验。”同时在这个书（《伤寒论》），我们现在这个本子，全把王叔和那套东西给拿掉了。他（王叔和）这本书有《伤寒例》，《伤寒例》是由王叔和做的。王叔和搜集仲景的旧论搞了这个书（《伤寒杂病论》）。那么他（王叔和）也说是“仲景旧论，脉证声色，真方，有神效者”，他（王叔和）就是基于这些东西“以防世急也”，这个书就有的。那么仲景他也不是杜撰的，他是根据《汤液经》，说他论广，当然他有所发挥，这是肯定的。那么我们想象《汤液经》这个书，它就好像《本经》这类的，比如说桂枝汤，桂枝汤底下就有了，说太阳病什么情形之下来用它，是这么一种东西。（《汤液经》）总是以方剂为主的，一听这个名叫《汤液经》（我们就知道了）。那么张仲景呢，他就不是用这个办法了，他是把方剂搁到一个病上，像《金匱要略》“水气病”“痰饮”，这种病里头需要哪个方剂，他就把这个方剂拿来。可是方剂的这种应用是依本《汤液经》，（《伤寒杂病论》与《汤液经》编排）方法不一样。那么《伤寒论》也是，它是治伤寒。我们中医说的“伤寒”不局限于肠伤寒，它是广义的，凡是热病之属都叫伤寒，我一会儿讲你们就知道了。他是拿出这么一种病，而用《汤液经》各个方剂，征引很多。

那么中医是通过实践来的，一切的方法规律一律像王叔和所说的，是“真方，有神验者”。这些东西都是通过实践得出的结论，它是客观存在的一种事实。古时候是这样的，现在还这样，它客观存在，是自然界的一种规律，是不变的。我们讲这个干什么呢？现在学这个（《伤寒杂病论》）还可以用吗？不像他们说的“古方不能治今病”，它是注重只要合乎这种事实，你用它就有效，它是客观存在的东西，所以中医辨证的主要精神也在这儿，它的根据是一般的规律。你想想，根据一般规律找出治病的方法，它就是治一切疾病的方法，它不是专对某一个疾病。因此我们对《伤寒论》总要有这么一个认识，这个认识一点都不诡辩。咱们根据发展的时代，尤其是我们这些年的应用，我个人这几十年，我所用的方剂大概都是根据古方，并没有“适于古病而不适于今病，只能治伤寒不能治杂病”，这些说法我们根据实践都可以把它反驳了，（这些说法都是正确的吗）不是！的确是有效果，而且用之得当，确实有神验。

那么我们对于《伤寒论》，应该有这么一种认识，就是“仲景论广汤液”是比较可靠的，所以（《伤寒论》）前头这个序言：“撰用《素问》《九卷》……”等的，与皇甫谧这个说法（“仲景论广汤液”）根本是矛盾的。那么根据我们看呢，当然（《伤寒杂病论》）与《内经》毫无关系。



# 太阳病篇



# 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上

## 1 太阳之为病，脉浮，头项强痛而恶寒。

今天我们开始研究太阳病，头一段说：“太阳之为病，脉浮，头项强痛而恶寒。”这一段，后世说是叫提纲。什么叫提纲？“提纲”两个字提得对，就是太阳病的纲领。我们更具体地来说，对于太阳病它是一个概括的特征，凡是太阳病它必须有这个特征。那么也就是说太阳病不是一个个别的病，像咱们现在说的病名，比如肝炎、肺炎，都是个别的病，都是专有一定的致病因素、一定病变所在的地方，这些现在西医的病名，一个病有一个病的病名。这个虽然叫太阳病，但它不是单独对某一个病说的。

太阳病，凡是脉浮、头项强痛而恶寒，有这一系列证候反应的，就叫太阳病。太阳病就是一般的证，无论什么病，比如我们平常见的流感、伤寒、瘟疫等，它们一开始发作都有这种情形，这是我们临床常见的东西了。脉浮、头项强痛而恶寒，那么具备这种特征就叫太阳病，你就根据治疗太阳病的方法来治疗，那是不会错的，太阳病头一节说的就是这个。

那么根据这些证候，我们再来更深入地认识认识太阳病。

“脉浮”说明什么问题呢？脉浮就是脉出来了，往外出来了。怎么出来的呢？就是血管里头充血了，就是血液多了，所以它脉浮。血液多了就是血里头水分多了，不是说一得病血反倒多了，哪儿有那事啊，是水分多了。脉浮，就是我们身上外面这些靠近表的、浅在的动脉有高度充血的情况，脉才出来了。

尤其头项这个部位充血更加厉害、加剧，所以在上边特别疼，而且强（qiáng）。这个“强”啊，就是凝滞性的发强直的样子，在书的注里给改作“僵”（jiāng），这也讲得通。这个“强”啊，现在河南人说身上哪个地方发板（音 bǎn），他就说这块儿“强”（qiáng）。张仲景是河南南阳人，我曾到河南南阳给人看过病，可见这个“强”是河南的本地语言，还是对的。由于充血是上半身厉害，越往上越厉害，我们一般都得过感冒，一得感冒，感觉脑袋的血管就都蹦起来了，越往上越厉害。那么这说明什么呢？说明充血啊，靠着外面浅

在动脉都充血，而上体部尤其厉害。

“而恶寒”，这个恶寒就是体表热。我们平时（体表）的温度，它与外面的空气接触（温度）有一定的差距，人就习惯了，（现在体表温度）忽然高起来了，与外面差距骤然加大了，就感觉外面的空气来袭，这是肯定的，它加大与外边（温度）的差距了就恶寒。

那么根据证候的分析，我们还要想一想，这是怎么一个情况呢？人想要出汗，在出汗以前，血管要扩张，大量的体液都往外来，这个时候脉就浮了。而且人要想出汗，都在上体部，上体部面儿大嘛。那么这种情形，就把体液大量输送到上体部来了，所以脉也浮了，尤其上边更厉害，头项强痛。那么液体随着热一起来，西医也是这么说法，所传导的热跟液体都往外来，外面的体温就增加、升高，就感觉外面怕冷了。

我们根据这些症状，就可以看出一些问题来。这是出汗前驱的症状，要出汗而没能出汗，它就“脉浮，头项强痛而怕冷（恶寒）”。我也参考西医书了，的确这样。太阳病是怎样一个病呢？根据这些症状，我们就可以得出这么个结论：它是要出汗而达不到出汗，这么一种病理现象。这个（结论）中医有个传统的看法，叫正邪交争，这看法还是对的。所以说如果我们有了病，机体对疾病是要斗争的，它不等着，所以“正邪交争”，这是中医顶要紧的一句话。

那么太阳病为什么要出汗呢？这就是机体打算通过出汗而解除疾病。就是这么一个道理，这个（道理）我们讲桂枝汤的时候再讲，在《内经》上也有（相关论述）。可见表证，就是太阳病，是正与邪斗争。在哪儿呢？在表。机体利用发汗的机能，打算把疾病排除于体外。假如要是排出去，那（病）就好了。可是人这种自然的良能是有限度的，往往达不到，达不到就会出现太阳病这种情况，要出汗不能出汗，整个上半身充血，所以就有这个“脉浮，头项强痛而恶寒”了。这我们可以拿一般的事物（做类比）就能看出来，人的身体对刺激非常敏感，就拿夏天来说，夏天的脉都洪，洪是什么呢？也就是有浮的现象，也想出汗嘛，跟这是一样的。夏天要出汗，为什么呢？热得厉害，身上不出汗，你受不了。那么，冬天人就不怎么出汗。咱们平时有一句俗语，“冷尿热屁穷撒谎”，说是夏天多汗，一到冬天小便就多，人穷了就可能撒谎。热，则水分在外边多了，里头就有空气，所以他容易放屁，这是咱们平常人都能观察出来的。可见人的身体有所刺激，它就要去适应，就要与之斗争。那么，有了疾病这种刺激是相当剧烈啊，假如人身体没有这种卫外的机能的话，人就活不了的，怎样的卫生也不行。空气中的病菌有的是，人遇到这种外在或内在的刺激，都起来斗争，所以古人在长久的经验中说“正邪交争”，在《内经》中讲得很好了，这一节先讲到这儿。





## 2 太阳病，发热，汗出，恶风，脉缓者，名为中风。

太阳病，就是指第一条的“脉浮，头项强痛而恶寒”这样的太阳病证。那么假如它又发热汗出，这个汗出不是大汗出，得感冒也有这个（现象），身上潮乎乎的，出汗并不太多，而且那个汗啊，觉着有臭（音 xiù）味。发热，不但恶寒而且还恶风，恶风比恶寒厉害。“脉缓”，缓脉和紧脉是相对应的，紧脉就像烟卷一样，裹得很紧，拿手一摞，很清楚。你要是倒出去一半，烟卷就是缓了，你按着也就软了，就不是那么硬了，这叫缓。为什么脉缓呢？就是因为出汗了，汗出来了，水分丧失了一部分，所以这个脉一按就缓了。那么后面要讲的伤寒，就一点汗都不出，脉特别紧。

这一段它说太阳病里头有这么一种太阳证：发热，汗出，不但恶寒还脉缓，这类的太阳病就叫作中风。这个“风”在古人的意思就是风邪了，就是中的风邪，这是错的。它是因为怕风，所以古人给它起名叫中风，其实就是个类型的问题。我们前面讲的太阳病要出汗达不到出汗，才有太阳病这种情况，这会儿见汗了，应该好了，但没好，这就是出汗的机能的关系了，这个汗达不到祛除疾病质和量的程度，虽然出汗但不能祛除疾病，（这就是中风）而下面的伤寒干脆就达不到出汗的目的，分这么两种情形（中风与伤寒）。

那么古人说中风，就是把现象当本质了，这是古人的一个错误。古人嘛，仲景的时候，两千多年前，限于当时的科学水平，没法说别的（只能这么说）。现在咱们不能这么说了，现在把中风当一个证名看就对了，并不是真有风邪在这里。可因为（中风）这个名字的关系，对于解释（清楚什么是中风）就成问题了，我们过后再谈，现在先不说这个。

中风，这个“中”字还是有用意的，这个“中”就是拿箭射东西。“中者中于内”，这就说明出点汗但邪留到里面去了，出汗表就虚呀，可是表虚肌肉不虚，邪就深入到肌肉这个部位，所以古人叫中风。中风者，言其邪深也。这个邪就是病邪，所占表的部位较伤寒要深，所以搁个“中”字，这个“中”字还是很有意义的。但“风邪”的说法，现在不要信了，不要说恶风就是风邪，恶风是因为出汗，身上有热则一有汗非恶风不可。洗澡，大家都常经历，从热水里出来，出一身汗，那就怕风，你非披上点衣服不可。（中风的时候）身上热又有汗，那就要恶风，不但恶寒还恶风，所以恶风比恶寒厉害。由于恶风，古人说是风邪，这风邪（这种说法）是不对的。

但是这种证（中风）不妨碍我们治疗，例如太阳病“脉浮，头项强痛而恶寒”这类病，它有脉缓、发热、汗出，这一类的太阳病就叫中风证，（中风）这个病邪比较深，不在皮肤这一层，而在肌肉那一层。古人有句话：“邪之所

凑，其气必虚。”由于外表出汗了，皮肤疏松，所以邪乘着这个虚，它就往里面去，到哪儿呢？表还没罢，它进不到里面去，就在肌肉这里，所以后面我们要讲了，桂枝本为解肌，不叫发表了，这是第二条。

### 3 太阳病，或已发热，或未发热，必恶寒，体痛，呕逆，脉阴阳俱紧者，名为伤寒。

太阳病是表阳证，是迟早要发热的。不过开始得的时候，或者已经发热，或者还未发热，有的人一有病就出现头疼等症状，看病的时候还没发热呢，可他转头（编者按：形容时间快）就要发热。

无论已发热还是未发热，必恶寒呐，一定是怕冷的，所以恶寒是表证的一个特征，他一定怕冷，而且不汗出的（类型）怕冷特别厉害。在临床上也是，麻黄汤证的怕冷比桂枝汤证的怕冷要重得多，尤其是大青龙汤证，冷得更厉害。

“体痛，呕逆”，由于一点也不出汗，人的气体不得旁达，不得旁出，像桂枝汤证它不是不往上撞，它也撞，但轻，所以桂枝汤也有干呕啊。而麻黄汤证一点汗也不出，气体一点也不往旁走，它都往上撞，所以它呕逆。桂枝汤证身体不是不疼，也疼，但疼得轻，血管缓了嘛。而伤寒是无汗，充血固然上面重，身上哪儿充血都比中风重得多，所以身体都疼，不光头项。这就是有汗、无汗的关系，有汗脉缓，无汗脉紧。阴阳俱紧就是上下脉全紧。就像我刚才讲的脉紧、脉缓，脉紧，你拿手一按脉，界限非常分明，这类太阳病就叫伤寒，伤寒是个证，就是太阳伤寒。

那么古人取这个名词（伤寒）跟中风一样，也是由于这一类的太阳病必恶寒，恶寒比中风明显、显著，所以就叫伤寒，伤于寒嘛。这也不对啊。这也是拿现象当本质，古人那时候限于水平，没法分清致病的本质。所以，我们研究中医，第一要搞清规律、方法，这是客观事实啊。至于这种客观事实怎样来理解它，古人有时候拿现象当本质，那是错误的。但是这种形象，也就是客观事实，是永远存在的。现在也是啊，在临床上我们常遇到这两种感冒，一个是有汗的，一个是没汗的。那么古人管有汗的叫作中风，没汗的叫伤寒。这是因为古人限于当时的科学水平，可我们现在就不应该这么认识了，还要说什么风伤哪里、寒伤哪里（这都是不对的），这明明白白的，现在都是常识了，不是什么科学专门的事了，还要那么讲（风伤哪、寒伤哪）就是错了。可是这个“伤”和这个“中”是要让你分析的。所以仲景的文字都这样，他起个名字，你看“中风”与“伤寒”，这是很有味道的。“中”，邪深。“伤者，伤于外（邪浅）。咱们磕伤、碰伤，都是伤于表皮，这个（伤寒）是皮

表不开，汗不得出，所以想法汗出（病）就好了，人体的病邪浅，这叫作伤寒。

这三段，头一条讲的是太阳病的提纲，也就是概括的特征。那么太阳病再细分，有两种，一种太阳中风，一种太阳伤寒。主要的差别，一个是汗出，一个是无汗。由于汗出和无汗，证候就不同了。

**4 伤寒一日，太阳受之，脉若静者，为不传；颇欲吐，若躁烦，脉数急者，为传也。**

伤寒病，一开始的时候全发生太阳病，所以说太阳受之，不过这种话是有语病的，什么语病？还是说开始得病时太阳经受邪，有这个（经络的）味道，我们现在不要这么看了。不光是伤寒病，就是感冒也是如此，一开始都是太阳病，尤其第一天。如果脉平静，平静是怎么样儿呢？就是不特别大，不特别快，这都说明病轻，一般轻病是这个样子，这样子则病是不会传的。什么叫作“传”呢？仲景的书讲表里相传，开始病在外，它往里头传，传入半表半里，（再）传入里。

当大夫应知道病轻病重，虽然开始在太阳病，一看脉象比较平静，那么这个病不要紧，吃点发汗药就会好了。吃点感冒冲剂、桑菊饮片，甚至喝点姜汤也能好的。

假设说“颇欲吐，若躁烦”，“颇欲吐”就是内传少阳的情况，少阳病尤其是柴胡证，心烦喜呕。“颇欲吐”这个“颇”字很有意思，不是说这个人得了感冒，稍稍有点恶心，就要传了的意思，“颇”就是很的意思，心里闹得慌，要吐。

“若躁烦”，这个躁烦，阳明病，热在里头，人就发烦躁，烦躁得厉害。搁个“躁”字，不安，躁者乱也，人一点儿也不安静，起来又躺下，而且发烦，烦是个热象，发烦热，这有内传阳明的证候，而脉又是数急，数就是快，急更快，就是快得厉害，这说明这个病与上面的病相差太多了，这个病必传，来势挺凶。

所以我们遇到这种病，大夫必须在一开始就应该知道它的轻重，传与不传。这个要“传”，即便你就是治得对，治得正确，依法来治的，（病）也不一定马上就好的。当然，对这个病要重视了。这个病也正在急剧变化之中的，临床上千万要注意。假如有脉数急什么的，说明这个病是往前进展的，它没停止。这你得注意了，尤其是留到病房里的，你要勤看一看，这肯定是要传的。

## 5 伤寒二三日，阳明、少阳证不见者，为不传也。

上面说的是开始，一日。这里说，过了两三天的时间。那么如果这个病传，一定是有征兆的，传哪儿去呀？它由表往里传，或者传阳明，或者传少阳，而阳明少阳证一点都不见，肯定它不传。

那么这两段我们看的虽然是太阳表证，但对这个病的轻重缓急、传与不传，当大夫的也要心里有数。怎么来观察呢？那么不外乎在脉证。开始两三天不传，那它肯定是不会传。这个（情况）我们在临床上常看到的，两三天这个病就传少阳的多，（出现）人也无力了、发烧不退、脉浮细这类情况。你看他胸胁满闷，呕逆啊，柴胡证就来了，这个病较为重。那么两三天还不传，肯定这个病还是不要紧的，就是一般的伤风感冒了。

### 6.1 太阳病，发热而渴，不恶寒者，为温病。

这个病形似太阳病，也头项强痛，脉浮，很像太阳病，但主要的是它渴。这个渴是内热的一种表现，像阳明病白虎汤证就渴呀，它里头有热。里热的这种病啊，它不恶寒，这是什么道理呢？它也身热，身上不是不热，根据我们刚才讲的：太阳病，身上热，加大外边（温度）差距，它要恶寒的。

这个为什么“不恶寒”？里热刺激很强烈，人身上的条件反射，是巴甫洛夫说的，我认为解释得很好。这种刺激过于兴奋，则另外一种刺激就被抑制。巴甫洛夫很有意思，他用狗试验，用很热的电线烫狗，狗当然叫唤了，甚至咬他，那时候喂它什么它也不吃，可是每要烫它就给它好吃的。过的日子多了，狗一见到拿电线烫，它就淌哈喇子，它就老老实实的。后来（狗的皮肤）都给烫破了，它也不动弹，还（欢快地）打滚。为什么呢？（狗知道好吃的来了）它这个食欲过于亢奋了，把烫得这种疼的刺激反倒抑制了。这（太阳病，发热而渴，不恶寒者，为温病）也是的，里热刺激得相当厉害，尤其对于大脑。要不阳明病的人说胡话，谵语烦乱呢！所以（虽有）恶寒（但感觉）它倒不恶寒了，它是光恶热了，就是恶热的这种刺激过于亢奋，而恶寒的刺激就被抑制了，所以就不恶寒了。

温病就是这样，“发热而渴，不恶寒者为温病”，里热，这说得很清楚了。你看这个地方还这样子：与上面的“中风”“伤寒”的文法不一样，那个“名伤寒”“名中风”，这个是“为温病”。那个中风、伤寒都是太阳病的一种证，这个“温病”是冲着太阳病说的，太阳病才叫病，温病不是太阳病的一种证，它（温病与太阳病）是对等的看法。这是另一种病，叫温病。



所以它（《伤寒论》）的文章就是这样，你要细心读就能够知道了。那么既然是温病，就不能根据太阳病的方法来治了。太阳病的治疗方法是发汗，温病不属于太阳病，就不能发汗了，里热是不能发汗的，这个千万要注意。

## 6.2 若发汗已，身灼热者，名风温。风温为病，脉阴阳俱浮，自汗出，身重，多眠睡，鼻息必鼾，语言难出。

假若发汗的话，发汗最伤人津液。里头有热，就怕发汗，你越发汗，它越热，像壶在炉子上坐着似的，火蒸着它，你再一撤这水，这壶热得更快。温病就是如此的，它是热病，里头有热，不能发汗。

假若发汗之后，“若发汗已”，就是发汗之后，假若（实为温病，但）你当作太阳病了，而误发其汗之后，那不是一般的热了，“身灼热”，身上干热干热的，灼热，像火烤的那样子，这就是由温病变成风温了。“风温”这个词怎么起的呢？它就是根据底下的证候，我们前面不是有个太阳中风吗？（太阳中风是）发热汗出，它这个（风温）也汗出，也发热，但是它不恶风也不恶寒，它是热盛啊。类似中风那种情况（汗出、发热）的这么一种温病，它是这个意思，所以它叫风温。

那么，它（风温）的证候是什么样的呢？底下就解释了，“风温为病，脉阴阳俱浮”，就是上下的脉全浮，这个浮呀，也主表也主热，在这儿就主热。

“自汗出”，身灼热、自汗出，我们讲阳明病的时候就有了，它这个热（阳明之热）是由里往外蒸的，里热往外出的这个热就是蒸蒸身上热而汗出，它（阳明之汗）是这么一种汗出。不像前面那个中风证，它（中风之汗）那个汗出得有限，并没透，所以肌肉还是不解。这个（阳明之汗）不是，它是由里往外出汗，它是热。

“身重”，这个身重也很重要，说明身体有湿，皮肤肌肉的组织里头，湿挺重的。这说明什么问题呢？虽然里头热，身上还有这么多的湿，说明里面不实，这个在阳明病里头就有了。凡是阳明病的里热最伤人津液，热实到极点了，津液就干燥了，所以大便也干了。水、火这两个东西是互相排斥的，火盛了，水就少了，水多了，火就要熄。所以从这个里热程度上看，身还重，里还不实。

由于这个热往上涌，“鼻息必鼾”，出气呼哧呼哧的，有声。“语言难出”，这都是热往上涌的反应。这就是说温病加重了。

假若要是发汗，吴鞠通《温病条辨》还说用桂枝汤，这个用不得啊。温病里头有热用桂枝汤是绝对不行的，不但桂枝汤不能用，就是银翘散、桑菊饮也不可以用。这个咱们要注意了，要记得。这个病就是白虎汤，它里头热，不是

表热，解表没用，越解表越坏。桂枝汤更不能用，那是甘温的药。

### 6.3 若被下者，小便不利，直视失溲。

上边隐伏这个“身重”，就告诉你辨证（的奥秘）了，中医不辨证不行。“直视失溲”，下后伤津液，吃泻药、发汗药，都伤人津液、伤血液。而且里头不实，身还重嘛，湿还盛嘛，你为什么给他吃泻药啊？一吃泻药，更伤津液了，小便没有了。小便不利，这就是津液丧失得太甚了。吃下药为什么也丧失津液？下药这东西就是把胃肠里头应该消化的东西，不等吸收就都拿药催下去了，可不就是丧失津液了？所以下、发汗都是亡津液亡血液的。津液亡失多了，小便也就少了，同时眼睛也发直，眼睛失去血液的濡养，就发直。

同时下药伤脏气，如果里头是热实的，像阳明病大便秘结，下是不伤人的。里头不实，下则脏气虚了，不但小便不利，由于津虚，膀胱有点尿还憋不住，就会流出来了，失溲，这个病就比上面那个风温更重了。失溲者，就是肾功能失去收摄作用了。

### 6.4 若被火者，微发黄色，剧则如惊痫，时瘈瘲，若火熏之。一逆尚引日，再逆促命期。

若被火者，就更不行了。它是温病，是热病，这是以火济火，如抱柴救火，这火烧得更厉害了。“微发黄色”，微，有点，所以说要“被火”呀，顶轻为脸上、身上都是黄的，这个黄不是发黄疽，就是微黄的样子，一点血色都没有。那么要是“剧”呢？剧就是厉害。所以说这都是误治啊，误治的结果，吃泻药与火攻，轻者微发黄色，要是重者，那就了不得了，“剧则如惊痫，时瘈瘲”，就是一阵一阵地发惊恐，时常地抽，身上的颜色就不只是发黄了。“若火熏之”，就是拿火烤过的那个颜色，所谓黄褐色了，就是熏肉那个颜色。

“一逆尚引日，再逆促命期”，就是指泻下和火攻。这个火攻是古人治病的方法，有很多种火攻的方法，（比如）扎火针；再如把地面用火烧得非常热，人躺到上头，当然垫些稻草等东西，也就是捂大汗，这也是火攻的一种；再有就是熨背，后背拿热东西敷，这都叫作火攻，火攻是必须大汗的。

“一逆”是指误下，人还能活些日子；“尚引日”，但是已经是很重了；“再逆”就是指火攻，活不了了，真像如火熏色那个样子，那就是促其命期了。

那么这一段呢，有人就说张仲景不讲治温病，这段（仲景讲温病治法就）很清楚。所以温病不能发汗，又不能吃泻药，更不能用火攻。火攻与吃凉药都是对待（疑为“对症”）的看法了，火攻能到这样子（误治），就得清解了，没



别的办法了。可见温病只能用白虎汤，根据他这个条文，绝不能发汗，泻药也不行，它没有实，实可以（泻下）。

那么后世，像陈修园他们，主张真正的温病实证可以用大量的麦冬、生地配合白虎加大黄，这我试验过，非常好使，但是得实。什么是实啊？人说胡话，大便干了，那么这种温病你也说不能下吗？那该下就得下，但是只是攻不行，你得用强壮滋阴解热的药，就是麦冬、生地这类药，相当好使，得大量地用，我用麦冬都是一两，不用生地用人参也行。

那么《伤寒论》里讲不讲温病呢？讲的。这一段是在太阳病中提出来了，你不要把它当成太阳病来治疗，后来我们在阳明篇里就有了。阳明篇里讲“外证云何”呀，那就说的是温病，“身热汗出，不恶寒，反恶热”，那就是温病，就与这个（“发热而渴，不恶寒者”相比）一点不错嘛。那个（身热汗出，不恶寒，反恶热）用什么治？就用白虎汤，渴呢，就用白虎加人参。这在原则上都是对的，怎么不讲治温病啊？

读书，你得前后看。但是温病不属于太阳病。也有人把中风、伤寒、温病都放到太阳病里边，这就错了，根本不是太阳病，不是在表呀！所以他（张仲景）特意拿出一节来，讲的是太阳病，恐怕医家也拿这个（温病）当太阳病来治，一治就坏了。

（温病）辨证要点就是“渴而不恶寒”，“不恶寒”就与（太阳病）提纲冲突了。前头说了，“太阳之为病，脉浮，头项强痛”，（为了）加重恶寒的语气，才在后面搁个“而恶寒”。那么这个（温病）不恶寒，就不是太阳病。所谓的提纲，就是太阳病的起码症状，它必须具备这些条件，尤其是恶寒。

**7 病有发热恶寒者，发于阳也；无热恶寒者，发于阴也。发于阳，七日愈；发于阴，六日愈。以阳数七，阴数六故也。**

这一段也很重要，它讲太阳病啊。太阳病是表证，表证里头还有个少阴病呢。那么差别在哪儿呢？少阴病偏虚偏寒，所以一开始就病有发热恶寒者，那就指太阳病，太阳病是发热恶寒呀。没有热，一味是恶寒，那不是太阳病，是少阴病了。就是说疾病的伊始有这么两类表证，有发热恶寒的，是发于太阳病；无热恶寒的，是发于少阴病。

“发于阳，七日愈；发于阴，六日愈”，这是个约略之词。真正的伤寒病，我也得过，六七天的时候是个要紧的关头，病好不好在这个时候很关键。老太太们都知道，这几天是憋汗的时候，好，大约在这个时候；不好，在这个时候也减轻。那么在六七天的时候减轻，这个病就没问题了。那么这个数呢，也是约略之词。

至于下面说的“以阳数七，阴数六故也”，这是一种附会之言。古人有（些人）拿这十个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这谓之“生数”；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叫“成数”，这是五行的生成，这是五行学说。你们把这个数字排一排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在上头，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在底下，一对六，二对七，不就这样子嘛。这个“一”是奇数，属于乾，乾坤的乾，就是天。偶数属于阴，属于地。他说天一生水，“一”，属于天了，阳嘛，天一生水。你看看对应的是六，所以地六成之，这六是地呀，总得天地交媾万物生成啊，他是这么看的。他说天生则地成之，地生则天成之。数一摆就看出来了，“天一生水，地六成之”。那个“二”，又是地了。“地二生火”，你看二底下是七，就是天了，天七成之。你看三又该轮到天了，“天三生木”，底下呢又该是地了，地八成之。“三”过去不就是“四”了嘛，“四”又是地了。“地四生金”，底下是九，九是天，“天九成之”。到五又是天了，“天五生土，地十成之”。这个五行啊，是瞎造的，这么搞出来的。

那么阳数七、阴数六啊，就是根据这个（五行），这是瞎说，所以我向来不讲这个东西。这就是五行的生成，十个数字。这没什么意思，但是前面的那几句话，“病有发热恶寒者，发于阳也；无热恶寒者，发于阴也”（有道理）；“发于阳，七日愈；发于阴，六日愈”，这是一种约略之词，不关乎五行生成的关系。

## 8 太阳病，头痛至七日以上自愈者，以行其经尽故也。若欲作再经者，针足阳明，使经不传则愈。

这是根据上面的“七日愈”，太阳病七天愈，在七天以上又好了，那就是“行其经尽故也”，到时候行其经尽的缘故，它就不再传了。

假设要传呢？针足阳明，那就是足三里穴了。这也不一定，太阳病，在六七天的时候要传里的情况多，在五六天、四五天传少阳的情况多。隔个七日了，一般在这个时候传阳明的情况多，所以他说针足阳明。那么六七天也有传半表半里的情况，那你针足阳明就没什么用了。

这也是针对一般的情形来说的。太阳病在七八天的时候，这是传阳明的時候，如果病不好，有传阳明的可能，那么这时候，你针足三里，可以使它不传。但仲景在后边的治疗，他不用这个法子。这也是古人的一种说法，是属于针灸的，可以做参考，但这个也不一定。

## 9 太阳病，欲解时，从巳至未上。

这个没有什么理性（道理）。巳时到未，正是天中（白天中间）的时候，



午时是正当中，午时的前边是巳时，午时的后边就是未时，从一天的十二时辰来看，在这个期间（午时）阳气最盛。太阳病，它是旺于这个时候，热得最厉害。从巳至午正在旺时（疾病）要好的，要好就在这个时候，这也靠不住啊。我想，（这种说法）就是出自仲景手，也是根据《汤液经》上的一种照例的文章，没有解释的必要，事实也不一定。可也没人体会，是不是这个病准在这个时候好，据我看不一定。

中医什么都要解释，可是往往是拿五行、拿臆测，再就是拿现象解释。我随便举个例子吧，就像“六七天病愈”，在西医不算什么，西医什么病都有个周期性，什么时候要减轻，什么时候这个病大概要好了，就是一个病在本质上进退的变化，没有什么可解释的。中医不然，古人他非要解释不可，他解释不出道理来，于是就把阴阳五行什么都拿出来了，就是这个事儿，用不着解释的。（如果说）这个病必好于什么时辰，因为这个时辰正是它旺的时候，这哪儿对啊！根本就不合理。还有“几日传变”他都要解释，（其实解释得）不对的占多数。“已至未上”是靠不住的。

## 10 风家，表解而不了了者，十二日愈。

风家就指的太阳中风。表已经解了，那么有些余证，犹不了了，大概就在十二日愈，这也是约略之词。有时候这样，病都好了，身上老有些酸痛，当然自己就能好，不用吃药了，但是一般说来，大概十二天就可以好的。这都是就一般（情况）说的。实质上伤寒病，病多少日子的都有，那么后头就有了（详细论述）。

## 11 病人身大热，反欲得衣者，热在皮肤，寒在骨髓也。身大寒反不欲近衣者，寒在皮肤，热在骨髓也。

有些病是这样的，看着外边是热，而里是真寒；看着外边是寒，而里是真热。这得举个例子，也不是每一种病都是这样的，有的时候能遭遇到这个可能。

你看后一个（情况），它说这个病大寒，如手足厥冷，但是里头是真热，所以他不欲近衣，那么这一类呢，白虎汤证就有这个情形。咱们说是厥深热深嘛，外边手脚都凉，可这个人他是烦渴欲饮、不愿衣被，正是大热。这个寒是个假象，要是吃了白虎汤厥逆也就都好了。

还有一种病，里头是大寒，浮热都跑到外头来了，这也了不得，这都是大病，像四逆汤就有这个情形，通脉四逆汤也有。里头那样的虚寒，外边反不恶